

中国古典诗词大家叶嘉莹先生唯一授权的传记电影《掬水月在手》，近日正在各大影院上映。这是一部小众题材的作品，注定会曲高和寡。但该片能登上大银幕，并引起观众对古典诗词和文化人生的关注，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。

对叶嘉莹先生的了解，很多人可能还停留在符号化、标签化的程度——听闻她是中国最后一位“穿裙子的士”，是古典诗词的研究者、诗词教育家，曾向天津南开大学捐赠3568万元款项，以资助有关中华诗词的文化教育与传播项目。

但真正读过她的诗词、了解她生平的朋友，则知道，今年96岁高龄的叶先生出生于上世纪20年代，内战时期随丈夫去了台湾，后又辗转赴美国和加拿大教书。从1979年开始，先生利用假期回国的时间进行诗词讲学。叶嘉莹先生一生坎坷，历经战乱，又在海外飘零多年。且不幸早年丧母，中年丧女。尤其是1976年，女儿女婿在车祸中罹难的消息，给她带来了沉重打击。曾读过先生的自传《红蕖留梦》，深知正是古典诗词深水潜流般的力量，帮助这位命运多舛的学者一次次迈过人生最为艰难的关卡，始终她面对各种世事变迁，依然能保持云淡风轻的情怀，能集中所有精力，从事古典文化的教育事业。叶先生曾引用王国维先生“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”的话，来形容自身遭际，并以此印证了一个道理：只有真正经历过各种忧患，深刻体验过生命的强韧，那么你对诗词的理解也好，对诗词的创作也罢，才可能是有骨骼、有血肉、有力量、有哲思的。

## 古典诗词的无用之大用

曲水

很多人盛赞叶嘉莹的诗词解读宛如朗月当空，月映千川。因为她并没有单纯地进行“从文本到文本”的诠释。她在自传中说：“无论是写作也好，讲授也好，我所要传达的，可以说都是我所体悟到的诗歌中的一种生命，一种生生不已的感发的力量。我在讲课时，常常对同学们说，真正伟大的诗人是用自己的生命来写作自己的诗篇的，是用自己的生活来实践自己的诗篇的。在他们的诗篇中，蓄积了古代伟大诗人的所有心灵、智能、品格、襟抱和修养。而我们讲诗的人要说的，正是透过诗人的作品，使这些诗人的生命心魂，得到又一次再生的机会……”这段话不啻在宣告：这种积淀已久的文化力量，在任何时候都不容小觑。我们看先生本人，她的一生有过多少惆怅、痛苦和无奈，身陷逆境，如何自处？生逢乱世，如何自安？万念俱灰，如何自省？这些都是知易行难的问题。因为当身如漂萍，心似不系之舟，如何超脱呢？叶先生在诗词的研读之中修身感悟，并总结出了一种“弱德之美”。何为“弱德”？不单指唐五代的小词，

也包括苏轼“天风海雨”中的幽咽，辛弃疾“欲说还休”里的感慨。本质上，就是把握内心的持守，看到外部的希望，然后努力精进，为自己的可为之事，从而显出苦难中生存的魄力来。譬如只做一株柔弱的芦苇吧，然雨疏风骤过后，它依然根茎未断，面目未改。人生到此境界，哪怕春寒料峭，也能剪雪成诗了。

所以说了，诗词在叶先生这里，是美学意义、文学意义上的，更是人生意义上的。叶先生在台湾教书时，因思念北京的家人，写过一首《浣溪沙》：“一树猩红艳艳姿，凤凰花发最高枝，惊心节序逝如斯。中岁心情忧患后，台南风物复初时，昨宵明月动乡思。”后来，先生去了美国、加拿大，为环境所迫不得不羁留海外。她将自己在异国教课时的那种孤寂心情也托付于中华诗词，写了三首《留别哈佛》，其一是这样的：“又到人间落叶时，飘飘行色我何之。日归枉自悲乡远，命驾真当泣路歧。早识神州非故土，更留弱女向天涯。浮生可叹浮家客，却羡浮槎有定期。”1976年，叶嘉莹的大女儿

和女婿在车祸中意外丧生，先生把自己关在屋内足足十数天，不肯出来见人。于极度悲恸之中，阻断了和外界的交流，她将所有的伤恸化为深绵的诗句，作了《哭女十首》，其中几句是：“平生几度有颜开，风雨逼人一世来。迟暮天公仍恁我，不令欢笑但余哀。”“从来天壤有深悲，满腹酸辛说向谁？痛哭吾儿躬自悼，一生劳瘁竟何为？”俱是血泪之作。诗词和其他文学艺术形式一样，都具有鼓舞和抚慰人心的作用，哪怕是哀伤最消极的那一部分，也能以悲抚悲。从1978年开始，叶嘉莹先生一直申请回国教书，1979年终于得到批准。先生为自己能在祖国教授源远流长、丰萃华美的诗词文化而欣喜。她也创作了不少诗作来表达自己愿尽绵力报效祖国的心情。譬如先生第一次回国讲学时，就写了《赠故都师友绝句》，共十二首。最末一首诗云：“构厦多材岂待论，谁知散木有生根。书生报国成何计，难忘诗骚李杜魂。”

可以说，叶嘉莹一生只做了一件事，那就是传道授业解惑。无论怎样的人海辗转，去国返国，她始终是个诗词桃源之畔的虔诚守候者，兢兢业业忙于渡引问津之人。而这多年来，她在教学上也确实获得了“晚有弟子传芬芳”的成绩。叶先生与诗词的关系堪称相辅相成：一方面，经她的研究与传播，古典诗词在当下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；另一方面，她从中华诗词里也感悟到了人生的超脱之境和文化的壮丽永恒。在我看来，这便是诗词的用处了，即所谓的“无用之用，方为大用”。

## 期待望京门重生

鲍静静

你是否曾经非常羡慕古都西安，春节时在古城墙上走一走，那年味不是一般的浓郁。西安的地底下埋藏着N多的文物，感觉这样的城市很有故事。西安的大明宫原址建造博物馆，游客徜徉其中，代入感强，仿佛进入了唐代宫廷仰望历史的天空。

真的有吸引力法则，宁波人的夙愿有一天也会成真。

今年夏天，笔者在网上看到海曙西门口明州罗城望京门遗址入选“2019年浙江考古重要发现”，2020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宁波主场活动发布该城墙考古成果。经考古发现，晚唐五代至民国时期罗城（望京段）城墙遗址规模宏大、结构清晰、筑法规范、沿革明确，呈现了宁波自唐末始建罗城以来千年的发展史。为此，甬城将原址建造罗城望京门遗址公园。

古城有子城（内城），也有罗城（外城）。宁波古称明州，最早的城是2000多年前的句章古城。唐长庆元年（821年），明州刺史韩察把州治从鄞江迁到公园路鼓楼筑子城。晋代郭璞云游至此，就曾感叹：“明山刺水，气势涌涌，五百年后必成一大郡。”唐末明州刺史黄晟，在子城的外围筑十八里砖石城，即罗城。据黄晟墓碑记载：“此郡先无罗城，郭民若野居。晟筑金汤壮其海峤，绝外寇窥之患，保一州生聚之安。”唐宋时期宁波罗城建10座城门，元代以后保留六座，分别为永丰门、望京门、长春门、灵桥门、东渡门、和义门。

宁波话有游六门之说。这里有两种意思，一指在外面瞎逛不着家，另一种意思，是传说中犯人示众要绕城转一圈。

望京门又称朝京门、迎恩门、西门，位于望京路与中山西路交叉口（西门口）。门对四明山，门内外建驿站，接官亭，这里是宁波学子赴京赶考的必经之路。门旁开有水门，大型船可通入城内。历史上，有许多官员包括从京城来的官船经由西塘河从西门进入宁波城。宁波位于东南沿海，此门朝着西北的京都方向。至庆元时守备郑兴裔一心向往上京为官，干脆将此门叫望京门了。望京门还有另外两个来历，据传晚清的时候，吏部右侍郎张家骥返乡，造了一座“望京桥”而更城门之名，意思是遥望京城不忘皇恩。

## 担水

赵安炉

挑，即扁担两头挂上东西，用肩膀支起来搬运。黄梅戏里唱：我挑水来你浇园。然而，《初刻拍案惊奇·卷二四》又有这样描述：“寺内如何有美妇担水？必是僧徒不公不法，带了哨兵，一路赶来，见那妇人走进一个僧房。”可见，挑水与担水叫法有异，意思相同。我们宁波人，无论城里还是乡村，都习惯叫“担”，比如：担谷，担柴……

在没有自来水的年代，或自来水尚未通达之处，家家户户的灶头边总置有一只水缸，生活故事等用水便从水缸中舀取，当水缸水用完后，就拿一根扁担挑两只水桶去担水。担水是力气活，家里若没有正劳力，两个小孩或一母一子去拾水也是常事。

旧时，城区的街街巷巷多有水井，这些水井或大或小或深或浅，井栏有方有圆，亦有六边形或八角形的，大多由石板制成，考究的还刻上“饮水思源”“饮水不忘挖井人”等字样，并烙上打井的年号。南方水井不像北方那么深，不需要在井上安装轱辘。铅桶提手系上一根绳子，双手握绳，把铅桶一节节放到井里，当铅桶底部碰到水面时，右手用力一甩绳子，这一把力顺着绳子往下落，铅桶顺势侧倒，井水便涌进铅桶。提绳时若觉得分量不重，那一定是铅桶里的水不够满，于是，握住绳子往上拉一把，迅速松手，铅桶瞬间就被井水淹没了。将吊起的水一桶桶倒入水桶，三四回合水桶就满了。担两只水桶往家里走，我家的水缸不大，三担水就满了。

小时候见大人担水，觉得好玩，跃跃欲试。母亲说，你人太小，还不能担水，要压塌肩膀的。可少年气盛，总想证明自己是小男子汉。有日趁母亲外出，就偷偷去担水。记得第一次担水，大约12岁光景。那时租住大庙坪，水要到大溪里去担。溪边有岩石，近溪水处挖一小圆桌面大小坑，坑底有泉水上涌，盈盈一塘水格外清冽。夏天水温要比溪水低好

三江六塘河，一湖居城中。西塘河为浙东运河要道，往西连接余姚、慈城、上虞、萧山至杭州，通京杭大运河。从望京门出，连接高桥，和地铁1号线平行。宋代志士陈著、抗清志士张苍水、大旅行家徐霞客、朝鲜人崔溥（《漂海录》作者）都曾走过这条水路。

南宋建都临安（今杭州），宋金对峙使得京杭大运河北部与江南联系中断。浙东运河遂成为运送兵力与粮食物资的生命线。南宋贸易昌盛，庆元府（今宁波）为当时重要对外贸易港口。瓷器等产品通过“海上丝绸之路”运往海外，日本、越南、高丽等地产品也通过浙东运河运往京城。

望京门遗址出土文物标本数以千计，其中完整可复原器物1900余件（套），主要为越窑、龙泉窑、景德镇窑、闽清义窑、福清东张窑等全国各地的精美瓷器及其他遗物。这些文物的发现为“海上丝绸之路”之“活化石”和“中国大运河”之“南端口”的港城宁波提供了有力的例证。

文物是城市的魂。历史系城市之魂，为甬城安身立命的基座。中山路江南现存唯一唐代方形砖塔咸通塔，大沙泥街武则天册封年间建造的六角形天封塔，月湖边明朝嘉靖年间流传下来的藏书楼天一阁，如今，罗城望京门遗址公园又将悄然面世。

遗址公园将进行原址保护，在已发现的80米城墙遗址中选取中间段20米至30米进行半封闭展示，展示馆将建成长63米、宽30米、面积约1800平方米的具有历史文化底蕴的开放空间。憧憬有一天在这个公园走一走，让我们的步伐丈量宁波首邑——句章故城的迁建到早期港城的演变。

当我们在欣赏西安的同时，也许其他城市也趴在人文的窗扉上仰望甬城。宁波先秦设县建制，广州还是宁静的村庄；宁波唐代建州，海外杂处，贾舶交至，上海还是海滨渔村；宁波宋代成为四大港口城市之一，天津还是一片滩涂；宁波近代五口通商开埠，青岛、大连城镇化刚刚起步，更不必说40年前崛起的深圳了。

城市记忆的味道和画面需要唤醒，延续文脉的途径也许就是如此以旧修旧地绘制一幅文化地图。不久的将来，望京门遗址公园的建成，无疑标出的是属于我们甬城的风景区。

## 草原珍珠

陈顺意 摄



## 劝金船·第三届世界“宁波帮·帮宁波”发展大会

（韵次东坡无情流水多情客）

林在勇

生为郡裔今为客，令宰稀相识。乡情近怯樽前却，自怀想心得。海阔波宁，胜景聚来秋月。环宇雨霁高会，若此佳节。明州古港潮如雪，列屿千帆插。回思万载吟成咽，感新貌分别。士庶兴邦，一邑上闻天阙。愿冀剩年桑梓，衰鬓青发。

（作者为宁波帮人士、上海师范大学党委书记）

生来就喜欢寻味。年幼时，放学后生煤球炉，不忘煨根年糕，心血来潮时，捡几根脚踏车的辐条串起五花肉丁，撒椒盐，烤成肉串，香气四溢，每每引得隔壁邻居驻足探看，啧啧声起：“啧啧，小顽，嘴巴真是馋得厉害……”

的确，我对吃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热爱与挑剔，遭家人讥讽，说我生就一副“金嘴”。倒不是有口福吃遍天下美食，看见桌案上的一块糕团、一碟菜与一碗羹，总要追求刀工、火工与食材的搭配，且要图个卖相与氛围。为此，又常被家人讥以“作”。外头尝了时令新品，回家也会操刀一试，屡获好评点赞。

草草杯盘，昏昏灯火，口腹最相关。待年长些，甬城街巷星罗棋布的餐馆饭店，但凡菜烧得好，也去尝过，心头藏着一本“宁波美食地图”，孰优孰劣，扳扳指头，煞煞清爽。不知何时起，不论是好友聚餐，还是同事聚会，乃至婚礼宴席，我渐成首席点菜官，望着所有人吃着我点出的一席美味、心满意足地离开饭桌，于我来讲，有一种无法言状的成就感。

点菜是一门学问，不容小觑。家人聚餐、好友小聚、商务宴请……但凡人数在两人以上的饭局，就是一种社会性活动，穿什么样的衣服赴宴，配什么样的

## 点菜的学问

柴隆

酒，聊什么样的话题，餐桌上种深藏着的、博大精深的俗成约定文化，恐怕要从点菜开始调和。点菜是一门调和的学问，譬如，中午吃饭不点蒜泥什么的，下午都要开会，满口蒜味吃勿消；晚餐须点得精致，大鱼大肉胡吃海塞一番，胃难以消受。这种调和的艺术，涉及对餐厅、菜品、客人、预算的了解，但凡略懂人情世故，点菜前询问忌口，努力照顾到每个人的需要，不偏执自我，准没错。

点菜是一门艺术，道法中庸。不论午餐或晚餐，点菜时，不妨全面选择凉拌、酱腌、醉糟、白灼、清蒸、油炸、红烧、酱爆多种烹饪技法，鸡鸭鱼肉、虾蟹海鲜最好平均些。倘若客人以男性居多，多点大鱼大肉准没错；相比之下，女士口味清淡，酒喝不多，胃口却比男人好，花样须多些。倘有老人小孩，菜品最好温软烂糯，不宜太辣过硬，避免多刺。欲锦上添花，最好点一两个人意犹未尽的招牌特色菜，来体现宴席变奏曲的高低起

伏与抑扬顿挫，这些菜必定是费些工夫烹煮，在客人将饱未饱时上桌，未了搭配适宜的点心画龙点睛。

点菜是一门美学，呈现人文历史。宁波人按时逢节，备尝新味，点菜时会在时令之味上做足文章。早春的象山港鳊鲙、豆瓣鲞糊合并山中黄泥拱毛笋、河埠头狮螺、溪头大白鹅，满口春天滋味；立夏“五黄六白”松花团、倭豆米饭脚骨笋；秋天的鸭子芋艿糯米藕与滚灶小娘蟹；隆冬的“红膏炆蟹咸味咪，带鱼要吃吃肚皮”，裹挟仪式感的诗意，如同宁波方言，玄妙得令人着迷。倘若席上有外地客人，点几道大汤黄鱼、红膏炆蟹、水磨年糕、猪油汤团、冰糖甲鱼、臭冬瓜、灰汁团、黄泥螺……又多了一份聊资，可将宁波厚重而风雅的城市饮食文化脉络戏侃一番。

点菜，洋溢着揣摩不同口味的乐趣。在我眼里，安排好一桌菜，体现着平衡的艺术，偶尔点一些重口味的麻辣，点一个大大咧咧的“东北乱炖”，又会得到

“停杯暂借问，或恐是同乡”的呼应。大概是四川客人要评价“沸腾鱼”的麻辣分类，东北人又挑剔起“酸菜”的正宗与否。倘若略知客人的原籍，点上一些各自的家乡菜，会彼此普及美食常识，这也是桌上宾客至欢、拉近公共话题。

点菜，犹如做“八股”，讲究套路。一桌宁波帮菜，体现丰富多彩的形态与固有秩序：冷盘打前锋，作开胃用；启瓶斟酒预示筵席已开，此时必上一道羹或“糊辣”用来暖胃打底；之后是白灼海鲜壳类作为承启，迎接纷沓而来的各种热炒；再是腐皮黄鱼之类的油炸菜来换换口味，继续斟酒碰杯；紧接着是唱主角的“咸齑大汤黄鱼”“葱油红膏白蟹”等硬菜，而后是甜羹与各类点心。酒过三巡，端上一碗莼菜笋丝或万年青汤，配白米饭与果盘，意味着酒席接近尾声。就宁波本帮菜而言，整桌菜有搭配规矩，分明唱主角与跑龙套的主次，如此这般，点菜的路数才不会“野豁豁”。

“依生活蛮不错，总能在一家没吃过的饭店点出一桌好菜……”每每话音飘进我耳朵，如沐春风，有一种不可言状的开心。点菜的艺术，不经意间给生活添上了几分乐趣，能让一桌子人满足，何尝不是一件喜悦的事情。